

明清之際詩人徐波 《天池落木菴存詩》的文獻價值

嚴志雄*

摘要

本文述介明清之際詩人徐波（元歎，1590-1663?）及其刊行於康熙初年之《天池落木菴存詩》。徐波於明清之際詩名甚藉，為時人所稱揚，歿後卻默默無聞，從未為研究者所重視，其詩集亦若存若亡。筆者卻認為，徐波其人其詩大有研究的價值：一、通過徐波研究，吾人可進一步瞭解明清之際文學生產場域中的動力與機制、詩人作為「行動者」如何藉著「分別化」的行動得享大名，又如何因文壇審美風尚與價值取向的轉移而淡出於後世的記憶。二、徐波與明清之際看似水火不相容的兩個詩學陣營——鍾惺、譚元春領導的竟陵派與錢謙益領導的虞山派——關係密切。徐波早歲從鍾、譚遊，時人稱「竟陵派吳門四詩家」之一，論者謂其生平之作近鍾譚體。明清之際攻排竟陵派最力者為錢謙益，而錢氏與徐波甚友好，從無嚴言苛詞及徐，反而對徐推許不置。通過徐波研究，吾人可得知明清之際竟陵派於江南吳中一帶的影響與轉變，復可檢討其時文壇宗主錢謙益的批評立場與詩學主張。三、長久以來，世之知徐波詩者，止清光緒間潘祖蔭輯刊《滂喜齋叢書》之《徐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寥寥小冊，四十餘首詩而已。近年，筆者於上海圖書館訪得徐波之《天池落木菴存詩》（刊刻於康熙初年，此藏本似為海內外孤本），其分量約為《浪齋新舊詩》十倍，所收詩主要為徐波入清以後之作，其時代、歷史價值不言而喻。隨著《天池落木菴存詩》的重新發現，我們具有相對成熟的條件可對徐波展開比較深入的研究，為明清詩歌研究開拓一甚富意義的新課題。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關鍵詞：明清之際、徐波（元歎）、天池落木菴存詩、錢謙益

一、前言

筆者與謝正光教授合作整理、箋校明清之際吳中詩人徐波（元歎，1590-1663?）所著《天池落木菴存詩》及相關文獻，成《徐波詩集箋校》一書（書名暫擬），將付梓出版。

元歎《天池落木菴存詩》刊於康熙初年，距今將近四百年矣。是書傳世甚稀，近代以還，獲讀斯集者，徵諸載記，屈指可數。上世紀1950年前後，王培孫（1871-1952）收得是集，珍而藏之。不旋踵，「新中國」經歷莫大動盪與夫浩劫。嗣後是書若存若亡，世莫知其所在。數年前，筆者經多方訪求，最後於上海圖書館覓得是書，幸矣！

詩集大體完整，但已遭蠹魚飽腹若干字，此亦無可奈何之事也。元歎《天池落木菴存詩》將以新式標點排印，輔以謝正光及筆者的校箋、導論，以現代「整理本」（critical edition）形式排印出版，相信對明清文史研究有所裨益，而讀者賞覽元歎詩，亦較方便。下文擬對徐波其人其詩先略作述論，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學界之重視與興趣。

二、緣起：錢謙益與徐波之交集

筆者動念從事徐波遺詩之整理，乃興起於前所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拙著「下編」為〈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的箋釋。錢詩其四十一乃歲末懷人之什，而錢氏所懷之人，正徐波元歎。該詩箋文今撮錄如後，用供參考：

錢謙益（1582-1664）〈病榻消寒雜詠四十六首〉其四十一：

落木蕭蕭吹竹風，紙窗木榻與君同。
 白頭聾聵無三老，青鏡鬚眉似一翁。
 行藥每於參禮後，安禪即在墓田中。
 永明百卷丹鉛約，少待春燈爛熳紅。
 （懷落木菴主）

【箋釋】

牧齋詩後小注云：「懷落木菴主。」本詩乃牧齋歲末懷人之作。落木菴主，徐波是也，明清之際詩人，牧齋老友，少牧齋八歲。元歎，《清史稿》〈文苑傳〉有小傳，甚簡略。

明末清初徐崧、張大純纂輯《百城烟水》云：「落木菴，在天池山中。為吾宗元歎丙舍，其額竟陵譚友夏所題也。鍾退谷因寫《支硎山圖》以贈之。明末竟陵派吳門四詩家，曰徐波元歎、劉錫名虛受、張澤草臣、葉襄聖野，而元歎為巨擘。靈巖繼起和尚捐資刻元歎詩，菴因歸靈巖。」明季清初攻排竟陵派最力者，牧齋是也（可參拙著〈錢謙益攻排竟陵鍾、譚側議〉，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4卷第2期（2004年6月））。而牧齋又與元歎友善，從無譏呵言，此牧齋有所偏私邪？牧齋《初學集》卷九有〈戲題徐元歎所藏鍾伯敬茶訊詩卷〉（1631）；卷十七〈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1640）其十四論及元歎，云：「安期（周永年）下筆無停手，元歎（徐波）撚毫正苦心。贏得老夫雙眼飽，探箱拂壁每長吟。」卷三十二有〈徐元歎詩序〉（1642?），內云：「元歎之為人，淡於榮利，篤於交友，苦心於讀書，而感憤於世道，皆用以資為詩者也。元歎之詩，為一世之所宗。則夫別裁偽體，使學者志于古學而不昧其所從，元歎之責也。」入清以後，《有學集》卷二有〈徐元歎六十〉（1649）；卷十有〈徐元歎勸酒詞十首〉（1659）；卷四十八有〈香觀說書徐元歎詩後〉（1660）；至〈病榻消寒雜詠〉本首（1663/1664），亦及元歎。此外，《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二有〈與徐元歎〉二函（1659、1660）。讀之可知牧齋與元歎友情深厚，至老彌篤。

牧齋〈病榻消寒〉「懷落木菴主」詩起聯曰：「落木蕭蕭吹竹風，紙窗木榻與君同。」「落木」云云，一語雙關。元歎與竟陵譚友夏別，友夏為書「落木菴」三字以贈。元歎歸吳，構廬天池山麓，乃顏之曰「落木菴」。「落木蕭蕭」、「紙窗木榻」，則言菴主生活之清貧，超軼遠塵俗也。卓爾堪《遺民詩》卷三云：「（元歎）情性如澄潭止水，居落木菴，斷炊絕粒，靈岩退翁分鉢中餐以周之，他有所遺，不屑也。」順治六年（1649），元歎六十歲，牧齋作〈徐元歎六十〉為壽，所詠亦正可與本聯對讀：「飄然領鶴駐高閒，石戶雲房處處關。萬事總隨青鬢去，此身留得翠微間。隱將佛土逃三劫，貧為詩人鍊九還。若問少微星好在，鈎簾君自看西山。」牧齋言「與君同」，固謂元歎與己為知己同調，然亦有己清貧如元歎之意。順治十六年（1659），元歎七十歲，牧齋為作〈徐元歎勸酒詞十首〉，詩其九即云：「落木菴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長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

兩人。」

次聯曰：「白頭聾聵無三老，青鏡鬚眉似一翁。」此嗟歎元歎與己為滄桑劫餘之人，且垂垂老矣。古禮，天子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長老之稱。牧齋句用其字面義耳，「無三老」，則只二老，落木菴主與牧齋老人也。此句亦以元歎為前賢遺老也。〈徐元歎勸酒詞十首〉其一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其二云：「項背交游異世塵，衣冠潦倒筆花新。後生要識前賢面，元歎今為古老人。」即本聯詩言下之意也。「白頭聾聵」，狀元歎及己之老態。「似一翁」乃隱語，謂元歎「鬚眉」容貌似己。李白〈贈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有句云：「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牧齋蓋以「一翁錢少陽」指代「一翁錢牧齋」也。

第三聯曰：「行藥每於參禮後，安禪即在墓田中。」元歎虔心學佛，晚年禮中峯讀徹蒼雪法師、靈巖繼起弘儲禪師，時人甚或以「枯禪」目元歎，故牧齋本聯有「參禮」、「安禪」之詠。「安禪即在墓田中」，牧齋蓋謂元歎行將就木乎？非也。元歎葬父母於天池山麓，遂結廬老焉，故落木菴所在，亦元歎父母墓田丙舍之地，故云。

結聯曰：「永明百卷丹鉛約，少待春燈爛熳紅。」錢曾注云：「徐元嘆見公所著《宗鏡提綱》，歡喜贊嘆，欲相資問，故有春燈之約。」是元歎與牧齋為法友矣。「永明百卷」指五代永明延壽禪師（904-975）所纂《宗鏡錄》，凡百卷，八十餘萬字。牧齋著有《宗鏡提綱》一卷（今似不傳）。「丹鉛約」，元歎欲就是書相資問，牧齋允相與研討也。「春燈之約」，二老恐無法實現矣。牧齋寫本詩後不及半年即順世，而此時元歎甚或已卒。沈德潛謂元歎「年七十四卒」，則元歎歿於康熙二年（1663），正牧齋寫〈病榻消寒〉詩之年。牧齋歲末仍有此首懷落木菴主之作，且有「春燈」之約，固以元歎尚在人世。或牧齋寫本詩時未悉元歎逝世之惡耗？或沈歸愚記誤？待確考。¹

三、徐波《天池落木菴存詩》孤本的發現

筆者寫上引錢謙益詩之箋時，以未得讀徐波詩集為憾。近代以來，世之能見徐波詩，僅清光緒潘祖蔭（1830-1890）輯刊《滂喜齋叢書》刻《徐

1 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384-386。

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寥寥小冊，僅四十餘首而已，且無及錢謙益者。²上述拙著輟簡後，遍檢諸家目錄，僅見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載徐波有《天池落木菴存詩》，今藏上海圖書館。³

2010年12月杪，筆者自臺飛滬，於上海圖書館覓得《天池落木菴存詩》，喜不自禁，速檢一過，為撰題記如後：

現上海圖書館藏徐波（元歎，1590-1663?）《天池落木菴存詩》以善本度藏，似為海內外孤本。上圖著錄：「《天池落木菴存詩》，（清）徐波撰，清康熙（1662-1722）刻本，線善 T347234-35。」全書凡 139 葉，每半葉 8 行，行 19 字，不分卷，白口左右雙邊。是書為民國王培孫舊藏，前有王氏題記、鈐印（印文曰：「王培孫紀念物」），後有陳乃乾跋文、鈐印。讀王氏題辭，知書原一冊，王氏收得後，重裝為二，並謂或為其有生之年搜購明清之際書之最後一種，云云。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以「二卷」載記，誤，或未及觀看原書。⁴

1.《天池落木菴存詩》現代藏家之題跋

王培孫為近現代教育家、藏書家，留心於明清之際文史者（王氏曾箋校蒼雪讀徹（1586-1656）《南來堂詩集》）；陳乃乾（1896-1971），近現代版本目錄學大家。王氏所撰入藏題記甚富情味，而陳氏所為跋文，則甚具學術價值，具錄如後。

王培孫於重裝本第一冊前題記：

三十六年（1947）雙十前，在大同坊突患泌尿症。命學專家袁君數年前為余推算，給命書一紙，至七十六歲為止，後皆空格，蓋無命可推算也。余默念，是年當離世。病一星期，遷居瞿直甫醫院，經陳邦典醫師療治，至明年立夏前離院，卜居俞家宅三號休養，無所事。秋間，北京通學齋郵來《落木菴詩》一冊，知余云無是書也。病中得此，喜出望外，想余搜購明清間遺集之最後一次矣。重裝二冊。

陳乃乾庚寅年（1950）跋云：

2 明·徐波，《徐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據光緒九年（1883）吳縣潘祖蔭《滂喜齋叢書》影印）。

3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頁 10-11。

4 筆者目驗上圖藏本後識（2010.12.24）。

余嘗讀錢牧翁寄徐元歎詩，慨然想慕其為人。元歎於明遺民中，最為老壽，詩名震一時，而遺集不少概見。據諸家稱述，所著有《采蠹》、《就刪》、《謚蕭堂》、《落木菴》諸集。今通行者，僅潘氏《滂喜齋叢書》刻《浪齋新舊詩》十葉而已。滂喜所據，乃潘慶生（鍾瑞）傳寫葉調生（廷瑄）鈔本；調生則鈔自通濟菴覺阿上人。當時通濟菴所有者，除《浪齋新舊詩》外，尚有《落木菴詩》二冊、補遺一冊，惜調生所鈔僅此。至滂喜刻書，距調生見時，已隔四十年，通濟菴原本，殆已無可追蹤，故所刻亦僅止於此。今距滂喜刻書時，又六十餘年，而此《落木菴詩》原刻本竟為吾友王培孫先生所得，不可謂非快事已。

余假歸披讀，並與潘刻互勘，知《落木菴存詩》為順治四年（1647）至十八年（1661）之作，距元歎之卒尚二年，通濟菴所有補遺一冊，當即此二年中所作。又據天啓元年（1621）馬士英序云：「去歲讀元歎詩，則《就刪》妙於《采蠹》，而讀近日詩，又妙於《就刪》」，則《采蠹》、《就刪》兩集為元歎天啓以前之作可知。（筆者按：馬士英序後署「天啓元年辛酉五月端陽前三日」，故陳氏有此判斷。）至《浪齋新舊詩》所載四十三首，自《天池看梅》以下十六首，乃自《落木菴詩》選出，序次皆同。前二十七首，皆作於順治四年以前，蓋從元歎前後諸集中摘鈔而成，非元歎自定之稿，且卷首馬士英序亦從舊集移置，非為《浪齋新舊詩》而作也。

猶憶十五年前，余佐培孫先生輯蒼雪《南來堂詩》注時，翻閱明清間集以百數。偶獲新證，欣然告語。此情此景，宛在目前。今年九月，余袖華山三高僧詩，訪先生於俞家宅寓邸，先生亦出示此冊，蓋皆曩年求而未見之書。交相傳觀，喜可知也。先生雖病臥經年，而神志不衰，愛書之殷如故。我知《采蠹》、《就刪》、《謚蕭》、補遺諸編，必將繼此而有獲。天假我年，庶幾擺脫塵事，從公於荒江寂寞之居，再為元歎詩作箋註，姑書此以為券。

庚寅（1950）秋九月既望海寧陳乃乾跋於上海志館

2. 前此流通本《徐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之來歷

潘祖蔭《滂喜齋叢書》之《徐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後有葉廷瑄（調生，1791-1868? 1869?）、潘鍾瑞（麟生，1823-1890）二跋，頗可反映清末人對徐波詩之感想及《徐元歎先生殘藁》刊印之始末，不無參考價值，茲過錄如後。

葉廷瑄跋云：

癸卯（1843）三月四日，偕序伯過白馬澗訪通濟菴覺阿上人，飯蔬於五百梅花草堂中，茶話抵暮而返。案頭見元歎先生《浪齋新舊詩》一冊、《落木菴詩》二冊、《補遺》一冊，假歸讀之，錄存此帙。先生高風清節，世所共知。詩如其人，純乎山澤之氣。是帙祇就我意錄之，非謂先生之詩之美者盡在是也。瑤草（馬士英）一序，佛頭著糞，然語能入微，存其文正惡其人之聰明自誤爾。蒼生葉廷瑄識。⁵

又潘鍾瑞跋云：

余與調生丈避地申江，樂數晨夕。近日余移城中，稍稍間隔，暇出北城訪丈於普安里，丈亦新移寓也。談次出示此卷。元歎先生詩，清逸在骨，不落凡纖，即士英序語，亦復超妙，相與寄託之。或謂此序宜割之。夫當士英擅政時，以清職羅致先生，先生拂袖竟去。想其友朋之間，方將割席；席可割，而序不可割乎？然先生晚年，曾不以士英既敗，而囊中遂去其序，殆亦不以人廢言耳。幸附先生，流傳至今，亦何弗仍存之？善夫調生丈之言哉。因附錄於後云。同治紀元壬戌（1862）四月，郡後學潘鍾瑞跋後。⁶

讀之，知《殘藁》原為葉廷瑄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就《浪齋新舊詩》、《落木菴詩》（應即《天池落木菴存詩》）、《補遺》三集鈔出，後吳縣潘祖蔭氏（葉、二潘氏俱吳縣人）於同治光緒間（1862-1908）輯刻《滂喜齋叢書》，收作叢書之一種。

3.《徐元歎先生殘藁》與《天池落木菴存詩》收詩數量之比較

今比較《徐元歎先生殘藁》與《天池落木菴存詩》，單就收詩數量一端言，《存詩》的價值已充分突顯：《殘藁》共 41 題 43 首詩。《存詩》共 344 題 461 首詩。兩者重複 14 題 16 首。《存詩》比《殘藁》多出 330 題 445 首詩。再者，《存詩》後附徐波三篇「自傳」文，若非是集倖存天壤間，吾人無緣得窺全豹（詳下）。

5 明·徐波，《徐元歎先生殘藁》，〈跋〉，頁 1a。

6 明·徐波，《徐元歎先生殘藁》，〈跋〉，頁 1a-b。

四、學者對徐波其人其詩的認識及 可進一步拓展的研究方向

聞見所及，研究徐波的專書或論文尙未之見。然學者論次明末清初竟陵派譜系，多述及徐波，以其為重要成員。錢謙益與徐波之交誼與文字因緣，筆者雖已稍為梳理，仍有更深入論述的空間。至如考論明清易代之際遺民詩人詩歌，徐波其人其詩亦一常見話題。偶見研究清初吳中一帶佛教社群以及文士之習禪修定者，徐波也在討論之列。徐波其人其詩，特別是聚焦於《天池落木菴存詩》的探論，對拓展上述諸領域的研究實大有裨益。茲先概述學界現時對徐波之認識如下：

1. 徐波乃竟陵派後勁

徐波與竟陵派領袖鍾惺（1574-1624）、譚元春（1586-1634）、蔡復一（1576-1625）等友好，學界重構竟陵派譜系，徐波附焉，如陳廣宏《鍾惺年譜》，敘及徐波之處不在少數；⁷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也置徐波於竟陵一脈，與蔡復一、商家梅、劉侗、于奕正、沈德符等合論。⁸

陳廣宏又著有《竟陵派研究》，於「發展前期：《詩歸》盛行與『竟陵一脈』成爲時響」一章中，從《詩歸》之盛行，與萬曆末鍾、譚往遊吳越、廣交文友、舉文社等面向著眼，述論鍾、譚如何與吳中詩人徐波締交並助之邀得時譽：

鍾惺在蘇州地區的遊歷有一個最大的收獲，那就是在如雲名士之中發現了徐波這樣一位塵封已久的詩才。……之後，鍾惺特地至徐波浪齋造訪，……顯示了鍾惺對這位三十歲的晚輩詩人青睞有加；別吳之日，徐波送至虎丘，鍾惺有詩贈別，殷殷寄予厚望。就在此際，他欣然爲徐波作詩序傳之於世而使其有詩名。⁹

鍾惺序徐波詩，有「予苛於今，亦苛於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之語，陳廣宏認爲：

7 陳廣宏，《鍾惺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8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192-199。

9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278。

這真是鍾惺對人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如此贊語出自不輕易許人、更不諛順的鍾惺之口，實在值得追究，關鍵的關鍵還在於鍾惺似乎尋覓到了在才質、性情及為人處世方式上與自己有極相中處的儔匹，其相中程度甚至在自己與譚元春之上……這使得徐波在成為鍾惺晚年最為投契的小友之同時，也成了竟陵派在這個時期最為重要的同志。¹⁰

陳氏此論，表出明亡以前徐波於竟陵派中的地位及意義，乃據徐波〈遙寄竟陵鍾伯敬先生〉及竟陵鍾、譚之相關詩文推論而來者。而徐波《天池落木菴存詩》載有不少追憶鍾、譚之作，也有與竟陵人士交遊、投贈之什，大可藉之進一步瞭解入清以後徐波與竟陵派的關係，此為學界未曾著眼的角落，對竟陵派餘波的考察，不無意義。

2. 以明遺民視徐波

清中葉沈德潛（1673-1769）〈徐先生波傳〉有語云：「吳人士或目為迂人，或目為詩老，或目為枯禪，而識者稱為遺民，庶得其真云」，¹¹明白揭出徐波為明之遺民。學者對徐波的遺民身分亦向來無置疑者。嚴迪昌《清詩史》於第四章「顧炎武與吳中、秦晉遺民詩人網絡——兼說遺民詩僧」述及徐波，置放在「徐枋等吳門隱逸詩人」的網絡中討論。¹²關於「吳門遺民詩人」，嚴氏說：

明亡以後，吳中地區的遺民詩群無異於一個盤根錯節的隱性社會，他們的生活和生存形態為中國隱逸文化的研討提供著極豐富的史實，對詩文化的審視當然也別具價值。¹³

如果說「逃之盟」是曾經以集群形態存在過的一翼，那麼，如徐枋以及在他的〈懷人詩〉、〈懷舊篇長句一千四百字〉、〈五君子哀〉等詩中提到的一批呈散點狀態的遺民詩人，則是近於枯禪式守志固窮者的另一種類型。¹⁴

嚴氏以徐枋（1622-1694）為吳中隱逸詩人的主要代表，而循著徐枋懷人

10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頁 279。

11 清·沈德潛著，潘務正、李言編輯點校，《沈德潛詩文集·歸愚文鈔餘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卷 5，頁 1615。

12 嚴迪昌，《清詩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頁 275-276。

13 嚴迪昌，《清詩史》，頁 269。

14 嚴迪昌，《清詩史》，頁 269。

懷舊之作論及徐波，說：「徐波詩屬竟陵一派，清淒入骨。」¹⁵ 其評徐波〈宿弁山積善寺同周虛生作〉「霜蔓懸瓜重，風庭聚葉圓。殘燈連曙鳥，衆響入鳴泉」二聯云：

心魂危懸，形如風葉，殘燈枯對，心似亂泉，詩人提供的是一種獨異的審美色調，又是三吳遺民普遍心態的表露。¹⁶

嚴氏對明亡以後吳中遺民詩人群性格的勾勒自不無見地，「枯禪式守志固窮者」，亦學者對徐波的普遍認識。但有必要追問的是，徐波入清以後詩作，究竟有多少「遺民」成分？其「遺民性」是深是淺？相對於與徐波合論的徐枋、姜垞、歸莊等，其異同何在？且竟陵詩風與遺民詩人詩作相提並論的合理性何在？

究其實，嚴氏據以論述徐波的材料似不出《徐元歎先生殘藁》（甚或只以諸志傳、詩選等材料為據亦不無可能），而〈宿弁山積善寺同周虛生作〉於集中屬順治四年（1647）以前之什，作期不能確考，其為成於明亡以前者亦大有可能（果如是，則「遺民」云云，屬想當然耳），¹⁷ 且全詩實在看不出遺民之思的具體表現。再進一步言，徐詩結聯云：「愛此清虛夜，與君得晏眠」，不無閒適自在之意，嚴氏「心魂危懸，形如風葉，殘燈枯對，心似亂泉」之描畫實大有斟酌的餘地。不過，筆者於此，其實無意檢討嚴氏對徐波詩的「斷章取義」或過度詮釋，只欲指出，藉著作期涵蓋順治一整朝的《天池落木菴存詩》，研究者今後可以深入探究徐波的思想與感情，理清徐波「遺民」之稱的實質內容與意義，並深化吾人對清初「遺民」與「遺民詩」的認識。

3. 錢謙益袒護的竟陵派詩人

明清之際，錢謙益攻訐竟陵派不遺餘力，斥之為「亡國之音」、「詩妖」。徐波其人其詩屬竟陵一脈，此世所共知者，而錢氏對徐波卻從無批判、譴責之辭，反而賞讚不已。這個矛盾的現象該如何解釋？嚴迪昌於《清詩史》中說：

15 嚴迪昌，《清詩史》，頁 275。

16 嚴迪昌，《清詩史》，頁 276。

17 如刊行於崇禎十七年（1644）之《明詩平論（二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本）卷 14 即已收有徐波此詩（題作〈宿弁山寺同周虛生〉），可證此詩很有可能作於明亡以前。

徐波詩屬竟陵一派，清淒入骨。與前述諸家宗旨殊而心相通，乃時代使然之典型例證。故錢謙益也不能貶一言，反而贈詩稱：「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¹⁸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在探討徐波《徐元歎先生殘藁》中馬士英的序文時論道：

其實，馬、錢痼疾即在名利薰心。徐波的淡泊名利，使他在明末保持個體清醒，鼎革後保持個體獨立，作為孤節遺民，徐波憔悴苦隱，〈落花〉吐寫孤情……錢謙益攻訐鍾、譚，但對徐波特加推重：「天寶貞元詞客重，江東留得一徐波。」無論出於鄉情私交，還是出於文學批評家的良知，這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徐波的詩歌成就。¹⁹

二氏之論，總結了兩個原因，即「孤節遺民」以及「鄉情私交」，以之理解錢氏何以痛砭竟陵鍾、譚，而獨袒護吳門竟陵巨擘徐波。二氏之說入情入理，自有見地。然而，除此以外，設若我們不故步自封，不自囿於「竟陵」、「遺民」、「鄉情私交」的視閥，也許我們還可以探問，徐波詩在竟陵一體以外，是否尚有他體（與其竟陵詩風並行者）贏得錢氏的青睞與重視？或者，也不妨如此考量：錢氏固知徐波以竟陵體名家，但因徐詩尚有別種風貌，故其對徐氏所發之嘉許之辭，自知可自圓其說？

五、《天池落木菴存詩》之文獻及研究價值

在深化吾人對明清之際詩歌、文化的認識上，《天池落木菴存詩》有著豐富的研究價值。試舉數端如次：

1. 可供探論徐波其人其詩於明季清初文學生產場域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 中升沉的原委

徐波有詩名於時，眾口交譽，殆無疑問。明清之際投贈徐波詩文者甚夥，且徐詩入選於其時詩選者亦多，可見徐波在明清之際詩壇曾有一席之地。徐波早歲與竟陵鍾惺、譚元春遊，詩近鍾譚體，今傳鍾惺《隱秀軒集》及譚元春《譚友夏合集》中，贈或詠及徐波之詩、文近二十題。徐波又為

18 嚴迪昌，《清詩史》，頁 275。

19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頁 199。

錢謙益老友，錢氏《初學集》、《有學集》、《尺牘》中徐波屢屢現身。他如時人馬士英（1591-1646）、董斯張（1587-1628）、范允臨（1558-1641）、顧夢游（1599-1660）、茅元儀（1594-1640）、沈德符（1578-1642）、杜濬（1611-1687）、龔鼎孳（1615-1673）、盧世澐（1588-1653）、吳偉業（1609-1671）、徐枋、李漁（1611-1680）、釋曉青（生卒年不詳，清康熙間人）等集中亦屢見徐波蹤影。嗣後如王士禛（1634-1711）、沈德潛（1673-1769）、翁方綱（1733-1818）等對徐波亦甚景慕。徐波所著諸詩集明清之際時人得讀，而其《天池落木菴存詩》刊行於康熙初年，分量不輕。然而，教人大惑不解的是，徐波其人其詩終究如曇花一現，並未進入影響後世的詩歌創作或批評傳統，於近現代所為文學史中，亦只因其屬竟陵一脈而稍微被談論到。徐波可說是一位被遺忘了的詩人，嚴格而言，從未進入現當代明清文學研究的視野。也許，徐波可為我們提供一個研究個案，探析明清之際詩人如何獲得大名、其活動及影響範圍，以及何以淡出於後世的記憶。此一探論，關乎明清之際文學生產場域的種種構成條件、動力；詩人作為行動者（agent）的特徵；以及明清詩學風氣的嬗遞與轉移。

2. 可探究《天池落木菴存詩》之文學、詩學與時代意義

重新發現、閱讀《天池落木菴存詩》，無異於重新發現明清之際詩人徐波。晚清以降，學人只能讀到徐波詩四十餘題，載於《徐元歎先生殘藁》。《天池落木菴存詩》所載徐波詩則十倍於《徐元歎先生殘藁》，為研究者提供了相對豐富的研究素材。《存詩》所收詩，為徐波順治四年至十八年（1647-1661）間之作，其涵蓋時段約莫為順治一整朝。《存詩》反映了由明入清一吳地詩人於清朝順治年間的思想、情感與生活經驗。再者，過去對徐波的認識相當片面，或目其為「明末竟陵派吳門四詩家」之巨擘，或目其為錢謙益之同輩摯友，或目其為隱士、枯禪，或目其為明之遺民，惟此種種標籤背後的實質意義為何，過去因其詩集不傳，文獻不足，無從考論，現在通過《存詩》一集四百餘首詩，可較深入地研究徐波其人其詩。此一探論方向，涉及明清之際竟陵詩派於江南吳中一帶的傳承與演變、錢謙益虞山詩派之交遊網絡，以及詩人徐波於易代之際的生存經驗及其詩作的特色與意義。

3. 可探論錢謙益與徐波之交遊及此於錢謙益研究之意義

常熟錢謙益與蘇州徐波年齒相近，虞山去吳城才百里，錢與徐乃由明入

清垂數十年之摯友、法侶，二人情誼，至老尤篤，而徐波又為「竟陵派吳門四詩家」之一。錢謙益於明季清初攻排竟陵鍾、譚最力，詆之為「詩妖」、「亡國之音」，而檢錢氏諸集，卻從無嚴言苛詞及於徐波，反而對徐推許不置。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早於筆者，清乾隆朝沈德潛已置疑於此，云：「元歎少年任俠，後工詩，之楚中，交竟陵鍾、譚二公，晚歸老落木菴，以枯禪終。生平詩近鍾、譚體。牧齋痛貶鍾、譚，而於元歎獨許之。」²⁰ 循此現象，可思索錢氏作為明清之際文壇宗主之批評立場（及其公允與否）及其詩學主張，復可探究徐波詩雖近竟陵鍾、譚體，而其詩作有無逸出竟陵「深幽孤峭之宗」（錢謙益語），而為虞山錢氏可以接受並欣賞者。此一探論，關係到徐波的詩歌創作實踐及特色，以及錢氏虞山詩派與鍾、譚竟陵派調和之可能性，意義不可謂不重大。

4. 可考論徐波與明清之際名僧、居士之交往以及徐波禪居禪修之具體情況

明清之際時人有以「枯禪」目徐波者，此固不無道理，蓋徐波確係虔心學佛之人。但我們若想像徐波隱居深山，影單形隻，鎮日掩關禪修，不問人事，則謬矣。徐波之同道法侶甚夥，屢屢現身其詩中，據之知徐與彼等往來密切，相互訪問，同遊共修，樂也融融。即就《天池落木菴存詩》之詩題言，就約有五分之三提及明季清初之僧人，其名號可考知者如：一雨通潤（1565-1624）、密藏道開、含光炤渠（1599-1666）、蒼雪讀徹、幽溪傳燈（1554-1628）、牧雲通門（1599-1671）、香雪戒潤、汰如明河（1588-1640）、溯聞照音、懷濬廣明、繼起弘儲（1605-1672）、剖石弘璧（1598-1669）、本成在久、髡殘石谿（1612-1671?）、木陳道忞（1596-1674）、鶴林性賢、德彰道林、月函（董說，1620-1686）、孺雲（楊永言）等等，此外猶待確考其為何人者尚甚多。要之，通過《天池落木菴存詩》，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構吳地一特定佛教社群的交遊網絡，瞭解他們互動的方式、修行的具體內容、日常生活的點滴、所思所感——《天池落木菴存詩》可說是徐波禪居禪修的一部「手記」（journal），也是明清之際吳中禪林的一份重要文獻，富有研究價值。

20 清·沈德潛選編，李克和等校點，《清詩別裁集》（長沙：岳麓書社，1998），卷6，頁183。

六、《天池落木菴存詩》文獻價值舉隅

1. 徐波諸傳文及徐波所撰三篇「自傳」文之重現人間

徐波，《清史稿》〈文苑傳〉有小傳，甚簡略，僅五十餘字，但云：

徐波，字元歎，吳縣人。少任俠，明亡後，居天池，搆落木菴，以枯禪終。詩多感喟，虞山錢謙益與之善，贈以詩，頗推重之。有《謚蕭堂》、《染香菴》等集。²¹

關於徐波，清代撰述，錢謙益以外，唯王士禛、沈德潛二家稍可觀，餘則多襲自王、沈記文。王氏《感舊集》中，收徐波詩九首，又於《池北偶談》中述及徐波，云：

吳中詩老徐波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尚在。居天池落木菴，與中峰、靈巖二高僧往還，虞山先生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落木菴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常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兩人。」元歎自撰〈頑菴生壙志〉云：「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又為〈落木菴記〉云：「癸酉十月，與竟陵譚友夏寓其弟服膺德清署中，曉起盥漱，見予白髮盈梳，云：『子從此別，計必住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紙，俾作擘窠大字，友夏執筆擬議曰：『子還吳，可謂落葉歸根矣。』遂有此目。今三字揭諸菴門，松栝數株，撐風蔽日，元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廚爨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元歎中年，見知膠西相國硯齋高公，公常勸之出山，辭曰：「母病三年，子生未彌月，此身非我有也。」竟亦無後。乙酉後，有〈寄楚僧寒碧詩〉云：「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君為譬興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寒碧少游鍾譚間，此詩蓋為二公作也。²²

沈德潛景仰元歎之為人，為作〈徐元歎先生傳〉，頗傳神，茲錄如後：

徐先生元歎名波，蘇之吳縣人。其稱頑菴，前代國變後所更號也。少孤向學，為諸生，旋入太學。負意氣，任俠，急友朋難，至欲為報仇，破其

21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484，頁13323。

22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卷11，頁3087-3088。

家不顧。喜爲詩，湔除塵俗，抽思練要。吳中求同調不易得，之楚交鍾伯敬、譚友夏。時兩人欲變王、李習見，孑孑生新，不主故常者，力揚詡之，名大著吳楚間。當是時，先生年未艾，欲留其身有爲，不以文人終也。後見廟堂水火，蛾賊四起，柄國者泄泄，無救時術，慨然曰：「此乾坤何等時？尚思燕巢幕上乎？」決志歸隱。鼎革後，葬父母天池山麓，遂結廬老焉。

先是，慕宜興山水，流寓菴畫溪，凡數年。既往遊天台、雁宕、峴山、赤嶼諸名勝，每登臨，多懷古詩。將老，與友夏別，友夏曰：「子還吳，如落葉歸根矣。」書「落木菴」三字以贈，後揭諸菴門。松栝蔽空，縛帚掃葉，以供茶竈，事之前定類如此。先生既結廬天池，與靈巖、中峯二高僧遊，寫像各貯佛寺，談討多出世語言，外人弗能聞也。然讀其自撰〈頑菴生壙志〉，廉悍之氣猶在簡中。先生固逃於虛空者耶？吳人士或目爲迂人，或目爲詩老，或目爲枯禪，而識者稱爲遺民，庶得其真云。

年七十四卒，無子，一女歸許氏。生平著述多散佚，今有《謚簫堂集》及《落木菴稟》，藏於許太史家。太史名集，大父名崧，爲先生女夫，亦有志行。

沈子曰：予壯歲過落木菴，展元歎先生遺像，題五言近體紀之，中云：「大地留書卷，香林代子孫。」既重之，亦閱之也。今相距四十餘年，中間世事，雲煙消歇，何可勝數！而高人清節，久而彌新，古所云薄身厚志，絕塵不反者，斯其人矣。嗚呼！人之可傳，果在名位乎哉？²³

嗣後如吳修（1764-1827）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張維屏（1780-1859）輯《國朝詩人徵略初編》、錢儀吉（1783-1850）纂錄《碑傳集》、李桓（1827-1891）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張其淦（1859-1946）撰，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孫靜庵撰《明遺民錄》等，皆本上引王、沈二記，陳陳相因而已。

今詳味王士禎及沈德潛二文，知其所據以述論元歎生平事蹟者，主要爲元歎自撰三「自傳」文，即：〈自敘小像〉、〈頑菴生壙志〉、〈天池落木菴記〉。清中葉迄今，讀者學人之得知元歎，多賴王、沈二記——錢謙益著作於乾隆朝遭全面禁燬堵絕，自是以後，大多數讀者無緣得觀錢氏有關元歎之詩文記述，此亦「連坐」之一例歟？——但王、沈所述引者，僅元歎原文一鱗半爪，美中不足矣。今披覽《天池落木菴存詩》至書末，上述三文赫然在

23 清·沈德潛，《沈德潛詩文集·歸愚文鈔餘集》，卷5，頁1614-1615。

焉，四百年前元歎遺文復現眼前，吾人得睹全豹（雖有脫文、損字情況），何其幸哉！即此一端，已可具見《天池落木菴存詩》之可貴，其文獻價值不容小覷。

元歎三文，具錄如次，以饗讀者：

〈自敘小像〉

嗚呼！紙上之人，所謂吳下徐元歎也。其人生於膏腴之族，而貧骨一具。交游遍天下，而不好今人。雅志空門，而未能全菜。傲睨富貴，亦未能看破浮雲也。以故所如不合，動與俗忤。年二十餘，遇天台幽溪和尚，愛其英氣，以身追隨，陪歷台宕名勝。壬戌（1622）春，聽講科注於天封，始北面焉。然其宗所謂教觀，未染指也。己未（1619）冬，邂逅竟陵鍾退谷□□，□相賞激，亟稱其詩，使有聞於世。因此留心□□，□復遇此輩人，竟不得也。性耐苦吟，詩出而人傳誦。清夜捫心，殊少驚人之句，知不逮古人遠矣。閒居玩物，多所嗜好，以貧不能畢致，每作空觀以對治之。慕古任俠，輕性命，即朋友之讐，必不使之居於地上，或彼已解仇，而余如故也。嘗憶退谷題余小像云：「窮冬玄夜，杯酒入脣。霜花亂墮，膽氣薰蒸。脫巾擲地，思以頸血濺人。恩仇滿世，吾欲請子幻泡之身。」八齡失怙，數有天幸，以得不死。生母梁，籍江陵，知我者謂得楚氣多也。自顧遲暮之姿，尚堪帷幄。范增七十、酈生六十餘歲，皆得人以傳。今不作此妄想矣。乙酉（1645）冬，廬墓天池，所居與中峰、靈岳兩大老相望，在十里內。一係四十年交舊，一則住山後皈心。空山形影，來往成三。丙申（1656）閏五，中峰化於金陵。龕還之日，靈岳恩禮備至，哭之甚哀，以此心益倚之，欲用為臨終嚮導，未卜緣會如何。□□□榻側必懸南來小影，則至今三人相聚也□□□丑（1625）歲江右舒固卿所邀，斯時猶為吳門上家，有悅豫之容，今饑寒摧抑，已非紙上故物矣。斬焉無嗣，此像必落野人衲子之手，恐不辨為阿誰。故略疏生平，并系昔年謝寫照二絕：「鑿起同堂一笑喧，險將粉墨召詩魂。世人自禮淵明像，何用香薰待子孫。」「靦面無言汝亦深，祇憑微笑露胸襟。畫師落筆非無意，觀者應生歡喜心。」

〈又題〉（筆者按：細審本文下半，文題或可據王漁洋《池北偶談》等之載引易為〈頑菴生壙志〉）

丁亥（1647）夏初，相與中有破關闍黎，欲引見和尚，數數稱說。時有移家之役，未果也。又二年，始獲居山，和尚亦從剡移錫靈岳。持瓣香上

謁，見如舊識，私計心爲可倚以度世者，正此師也。時筋力猶健，自天池步至坡山，殆無虛月。是時南來法師亦老于林下，稱和尚爲人中之傑。五六年春秋，□□□爐相對，無第四人。年六十九，臘八始克就靈岳□菩薩戒。南來二年前已化于金陵之華山，形影二人，乃有幽獨之懼。和尚懸南來像著方丈前，瓶水爐香，必自經手，每值忌辰，率諸上首至塔前設供，交遊中詫爲異數。波三十年前，亦有江右舒固卿所逸小影，和尚攜去，日日幘之榻畔。波方以親近日淺爲恨，今得侍立，誠是補其所不足，豈非至幸！夫根身與畫像，莫非如幻，凡夫供賢聖像，往往蒙福。今致力於斯，不忍捐棄，非敢信其傳也。志在山水，台宕名區，凡四往。杜子美所云：「人間嘗見畫，老去恨空聞。」余得踐履其境，豈非至幸。中年流寓故鄣，家罨畫溪邊，明月峽、顧渚諸名勝，在跬步間。亂後復卜築天池，而老焉。於山水之分，不淺矣。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生趣既盡，爲歸土計。卒於 年 月 日，定葬於落木菴東南祭地中，與父母相望。鐫石曰：「□□□□之蛻。」刻石納藏中，銘曰：「道人與世寡諧，此亦是病。世亦棄道人乎？此或是幸。學佛學詩，所遇英特，蓋此生之盛也。眼空四海，心敵萬夫，苦無一日之柄也。目之爲蔬筍之居士，江湖之散人，而終不近也。嗚呼！止於斯乎，不可不謂之命也。」

〈天池落木菴記〉

中歲卜故鄣之畫溪山水勝絕處，而無終焉之志者，以有心事。方欲用其身，未肯與草木同盡。奄忽數年，自戊辰至丙子（1628-1636），提攜老幼，復從故鄣還吳。屆甲申（1644）、乙酉（1645）變革，老母亦於是冬見背。余亦老矣，生平交舊，肺腑都換。佛經云：「如翻大地」，江海悉轉。竊竊然恐，亟思脫離。丁亥（1647）冬，葬親此山北麓，傍有隙地，遂葺茅茨，寄托數口。然去城不過□□□，未必便能超俗。如決雉窟伏叢莽，自不見人，□□人不見自也。一息十三年，始而窳柏林間，嘗有往來人影，既見余神情澹泊，已非昔人，物色遂絕。植椶引竹，三年而成，初時惟恐不茂密，未幾枝條撐柱，陰翳窗牖，僅通行徑。子美云「過客竟須愁出入」者，於斯有焉。窗外鑿池，裁可照影。畜朱鱗數十頭，油油洋洋，甚樂也。倏有巨龜雜處，人以爲是能戕魚，亟攆出之。寒宵月色如洗，池發大聲，如巨桶抽汲之勢。啓窗微睇，有物像蜩，頭銳而面團，似有口鼻，毛茸茸不可辨，狀極可憎。破層冰直至水際，出魚噉食。迨水泮日，遂無纖鱗，土人所謂搗鱗糞也。向遷怨於前之所出，使余不獲與龜、

魚作主人者，實是孽也。獨念山中有菴，菴復有我書畫，零星隨身杯器，本來非有，悉我識神變現，如夢中物，神一朝去之，此等隨滅，復為他人夢中所有。余神西邁，受用勝妙色聲，變坑坎為琉璃□□□為□□□□□有，不堪一噓，蓋無始來世□□□先□□□世界壞後，此識無恙善逝，誠言可不深信？菴之得名，癸酉（1633）十月，與楚中譚友夏寓其弟德清令服膺署中，曉起盥漱，見余白髮盈梳，云：「子從此別，計必住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亟從篋中出幅紙，俾伊兄作劈窠大字。執筆擬議，云：「子還吳，可謂葉落歸根。」遂有此目。今三字懸門首，窠括數株，撐風蔽日，玄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廚爨（筆者按：下有脫文，或可據王士禛、沈德潛二文，補入「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等字），以凡夫像，供養賢聖，寧無福利哉（筆者按：據上〈自敘小像〉、〈又題〉二文，徐波於此處似述與中峰、靈巖二高僧卜鄰天池山中事。「以凡夫像」句前，明顯有脫文現象。又或「以凡夫像」及下皆錯簡衍文，亦不無可能）！

2. 據《天池落木菴存詩》可考定徐波之出生年月日

除上引三文外，《天池落木菴存詩》集中篇什對瞭解徐波之生平事蹟亦大有裨益，茲舉一例如下：

先人見背于萬曆丁酉（1597）臘月之望，不肖纔八齡。今再逢此歲，弱子已成老翁。是夕轉側佛室中，成二絕句。

經堂如水一燈懸，雨雪聲聲滴不眠。

惟有早梅能慰藉，曉窗相見故嫣然。（其一）

前無停積後無來，俗見中間花甲催。

黃髮已非昔稚子，尊人亦不住泉臺。（其二）

此徐波順治十四年（1657）之作，時徐波六十九歲。現今學界一般以徐波生於萬曆十八年（1590），卒於康熙二年（1663）。徐波之生年，或以鍾惺〈徐元歎詩序〉作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²⁴而序中有「元歎今年三十」之語，²⁵據以推算出其生年為萬曆十八年。

徐波於此詩題中謂「先人見背于萬曆丁酉臘月之望，不肖纔八齡」。萬曆

24 參陳廣宏，《鍾惺年譜》，頁181。

25 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268-269。

二十五年丁酉，西元爲 1597 年，上推八年正萬曆十八年，西元爲 1590 年，可見前此學界之推算無誤。雖然，此處乃徐波夫子自道者，其價值自然超過周邊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²⁶

又：

年事崢嶸，賤貧無極。每至降辰，獨居深念。既抱虛生之感，復恐衍負難消。佛室虛明，稍設香花之供；齋廚索莫，久謝葷血之緣。己亥 (1659) 之秋，七月三日，年開七秩，月始生明。暑退涼臻，山空人老。僧眾雲來，未盈丈室。秋林風動，已拂袈裟。緬彼禽魚，不取亦不放；現前名德，自去而自來。椒料馨香，和盤托出。行人收徹，瓶鉢無聲。袁子寫圖，聽取口號。

此徐波順治十六年 (1659) 所作詩之長題。據上述〈先人見背于萬曆丁酉臘月之望，不肖纔八齡〉一首，可知徐波生於萬曆十八年庚寅，合本詩題中「七月三日」云云，可確知徐波之出生年月日爲：明萬曆十八年七月三日，合西元 1590 年 8 月 2 日。

七、結 語

徐波很弔詭地與明清之際兩個看似水火不相容的詩學集團——「竟陵」與「虞山」——相連接。明清之際，錢謙益領導之虞山詩派以攘清前後七子的復古派及由倡導性靈的公安派演變而來的竟陵派爲職志，無時或懈。通過徐波其人其詩，吾人得以窺知明末竟陵派於江南吳中一帶的發展與影響（乃至餘響），復可檢討明清之際錢氏對竟陵的議論是否公允，以及探論竟陵與虞山有無調和、折衷之可能。凡此種種，均爲中國古典詩歌研究、文學批評史前此從未著眼的課題，極具研究價值，可開啓吾人對明清之際詩學推移嬗遞內外部結構與因素的新認識。徐波及其《天池落木菴存詩》自清初至今從無深入的研究。《天池落木菴存詩》是明清之際文學、文化、歷史研究十分珍稀

26 另《明詩平論（二集）》卷七收有徐波七古〈串月〉，序云：「吳中數十年來，盛傳楞伽山八月十八夜串月，余年三十七矣，未嘗一見。……今歲丙子，秋宇澄霽。」「丙子」，明崇禎九年（1636），亦可據之上推徐之生年爲 1590 年。此引及說見鄔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11 註 1。

的原始材料，也是通往徐波思想、感情、經驗的甬道，其重新發現、刊行流通，可豐富研究者對明清文學的整體認識。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朱隗輯，《明詩平論（二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本。
- 明·徐波，《徐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據光緒九年（1883）吳縣潘祖蔭《滂喜齋叢書》影印。
- 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 清·沈德潛選編，李克和等校點，《清詩別裁集》，長沙：岳麓書社，1998。
- 清·沈德潛著，潘務正、李言編輯點校，《沈德潛詩文集·歸愚文鈔餘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二、近人論著

- 李聖華 2002 《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柯愈春 2002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 陳廣宏 1993 《鍾惺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陳廣宏 2006 《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鄔國平 2004 《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嚴志雄 2012 《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嚴迪昌 2003 《清詩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

附圖 《天池落木菴存詩》書影

吳中詩老徐波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年在居天地落木
 雲石二高僧侍志虞山先生書云皇天老眼戲蹉跎七十三
 小劫過天字自元問寄在江東南一徐波落木菴上立自本魚以
 向自多形長暗燈下酒珠頂雪北者而見亦人之元款自撰補菴中據
 志云嘉慶時而勛力遠舉志虞山先生書云皇天老眼戲蹉跎七十三
 終而十月竟凌譯友夏寓寓中服膺德清署中晚起盥漱見于
 白髮盈梳云子德此別封文任山請擇佳名以名居服膺出幅常
 伴作摩粟大字友夏執筆掛鏡曰子德吳丁謂治菴怕犯夫
 有此日今三字揭榜菴門松栢枝枝撐撐風蔽日主矣前月著而
 傳聖德帝掃陰不洽齋厨靈燈皆出此出事云而字以此元款中
 見知勝而相國磁若宮云字功出山鮮口母病三年子生未孫月此
 身犯否有也竟元後乙酉後有言楚作守碧岩三楚鬼附吟上峽
 中北注念丁相拾遺書名匹真止把兩打秋博骨二儲六碧岩少也餘
 聞此詩在卷二下也

天池落木菴存詩

居今之世處今日可不必詩矣詩亦不必
 存矣歲月淹纏楮墨驅遣既成句身遂難割
 棄存之偶狀無心傳也傳亦有命無心工也

丁亥臘月頌菴徐波記

丁亥正月二日蒼公六十生日

堅甌一老欲扶宗獻壽諸天來幾重長夜爭明無
 兩月西山積翠只孤峰分身講席音聲

當

門龍象容爲卜數椽思自近餘年抖擻

修實上人六十 兩公長徒衆所知蓋所
居法螺菴勝絕西山

無涯心力建門庭未欲全彰者舊形豈暇閑情修
 水觀將營精舍入山經中餅混迹師懸記梵唄如
 流衆樂聽相美童真親法座手摩曾見髮根青

輓申維久母夫人徐

謫限纔周任運徂下招久矣謝神巫藏山仙蛻銖
 衣化弔月歸魂蕙帳孤令子毓珠稱競爽哲夫埋

玉逝先驅當年絡秀憂家世屈體高門事不殊

蜀中莊宜稱憲使亂後未相見丁亥春晤于
 虎丘道開師講席

亂後依吳住重逢未有因名山消舊約多雨過今
 春又值飛花候同存閱世身衆中交一臂情欸未
 遑申

共有栖遲跡禪門得暫逃池寒知劍在人定覺臺
 高接物雲將懶開厨薪亦勞談經成小

不

歲朝

紙雷初破夢緩緩拽柴門晴起當窓嶺春遲積雪
村負冰魚在定弄日鳥多言怕說頻增歲聊同舊
物存

債帥

臥內兵符屬乃公雙旌拂拂受春風嘗飛芻粟輸
荒外無影樓船出島中道路救頭連礮碎偏禪係
頭愧囊空書生蕪筆堪從事逃債壹成賦一通

護窠詩 并叙

寒山向稱趙墓今復名藍化城沘螺之間有
古窠焉一株獨立一為雙榦皆凡夫先生手
植往來憇息者必徘徊其下辛卯二月下旬
有禿居士遽薪其一諸地主喘汗營救雙榦
者復中數創僅獲免各賦護窠詩以志微
倖囑累後之君子無忘照拂也

三窠徵士手經栽嘗有清陰近夜臺徵士已隨黃

客七卷 詩

影

土化三窠猶有白雲來

丁丁不意到三窠支解為薪別翠峰上訴穹蒼應
見怒勅將髡命贖髻龍
救死扶傷衆力齊纔離數創卽封泥金行厄運尋
嘗過祝爾千年護此堤
長堤如砥步遲遲留得濤聲不絕吹普願行人皆
洗耳鬚龍方是報恩時

牧翁示佟懷東中丞集出山隨路披讀因同

宿佟公舟次

先驅旌旆動吳門贊頌羞爲乍見言鱗集羣情趨
画舫口吟佳句出荒村追隨自抱春宵被涓滴仍
沾北海尊珍重相逢連送別滿船風雨易消魂
靈岳和上見過小菴求其留句

羣生在念枉相尋其寔端居未出林運用不惟能
入佛叅承無似只將心雙扉剝啄思雲句空谷依
稀剩足音頂禮翠微仍獻偈願投甲響博高吟

客七卷 詩

四

Xu Bo and His Poetry Collection *Tianchi Luomu'an Cunshi*

Lawrence C. H. Yim*

Abstract

Though prais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poet Xu Bo 徐波 (styled Yuantan 元歎, 1590-1663?) has never been studied before. However, a study of his poetry collection *Tianchi luomu'an cunshi* 天池落木菴存詩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Ming-Qing literature in several respects. Firstly, through Xu Bo,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how a poet, as an agent, rose to fame through a differentiating process, and how his name slipped from the memory of later generations when literary tastes changed. Secondly, Xu Bo intriguingly remained a close friend to both the Jingling School of Poetry 竟陵派 and Yushan School of Poetry 虞山派, two rival camps of the day, despite being a follower of the Jingling School in his youth and regard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as a poet of that school. Though Qian Qianyi 錢謙益 (1582-1664), the leader of the Yushan School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time, was the Jingling School's fiercest critic, he nevertheless never criticized Xu Bo for being a follower of the Jingling School, and in fact held Xu in high regard and affe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behooves us to question the fairness of Qian's criticism of the Jingling School, and to ponder whether Xu Bo somehow embodies a way to reconcile the Yushan and Jingling

* Lawrence C. H. Yim is a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t the Academia Sinica.

Schools. Thirdly, the unavailability of Xu Bo's poetry collections is, no doubt, one reason for his being neglected by later critics. I recently rediscovered Xu Bo's *Tianchi luomu'an cunshi*, which contains mostly his post-Ming poems, at Shanghai Library. With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Xu's poetry, perhaps it is a propitious time to revisit the poet Xu Bo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Keywords: Ming-Qing transition, Xu Bo, *Tianchi luomu'an cunshi*, Qian Qianyi